



奇后奇妃奇傳



奇后奇妃奇傳

周 策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 洋

封面设计 贾 愚

奇后奇妃传奇

周 策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1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8,000

定价: 2.20元

ISBN7—5396—0065—9/1.65

目 录

千古女娇——禹后.....	1
霜雪夫人——越后.....	39
汉宫秋风——戚夫人.....	79
楼东泣赋——梅妃.....	119
秦淮青莲——董妃.....	179
天山香魂——香妃.....	223

滔滔洪水，浸淹了整个百越族生息的地带。

百越族原是“水网泽国”。这儿气候温暖湿润，方圆六七十里，一条条河汊纵横交错，一片片水洼星罗棋布。一座座山丘连绵起伏，总称涂山，因此，这百越族，也叫涂山族。那座最高的香炉峰，直刺天空。它的顶端宛如一只青褐色的香炉。整天缭绕着青色的山岚、雾霭，俨若香炉上飘荡的紫烟。仅次于它的卧龙山，则象一条匍伏着的巨龙，它虽不见得峻险峥嵘，峰峦陡立，但这里却生长着各种浓荫大树，郁郁葱葱华盖着整座卧龙山。只有突兀伸向山外的龙嘴舌，却不见一株树木，而是绿草茵茵，繁花点点，犹如偌大的绿色的花绒地毯。百越族部族首领有什么大事要召集部下议决，或者逢年过节，都在这块天然的绿色花绒大地毯上欢歌曼舞。

这里的河汊，都用极其简单且又牢固的木条连结着，勤劳的百越族人在水泽和山丘间斩荆劈棘，围起一块块的水田，种植庄稼，饲养着我国最早的一种肉食兽物——生猪。由于水网交叉，百越族的人们，就用竹、木在浅浅的水泽地上，搭起一座座竹楼、木屋居住。清早，男人们执着鱼钁、鱼网，去捕鱼、捞蚌。女人们到水田里去管理庄稼，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勤劳、温暖地生活着。

这年夏天，神州大地，洪水泛滥，洪峰象一条贪婪无厌的孽龙，吞噬着一座座竹楼、木屋和庄稼。昔日繁荣的百越族人遭到了空前的大灾难，不得不迁到香炉峰、卧龙山，忍饥

挨饿……

百越族人在首领酋腾的带领下，跪在那浸着雨水龙嘴舌的草地上，泪流满面地不停地朝天叩拜着，希冀有那么一位神人，能把洪龙擒住，剁成万段，抛到大海中去，永远不再受它的虐害！

然而，这样的神人，哪儿有啊！

有，那就是大禹。百越族人听说大禹已经把长江那边的洪水治好了。可是这位神人为什么不到我们百越族来呢！

奇迹突然出现了！

次日雨止天晴，洪水一下退去了一半，第三天，又退去了一半！到了第五天，洪水基本退尽了！

人们赶紧下山还乡。人们猜测着这一定是神人大禹在什么地方牵走了孽龙的鼻子，使它归海去了。

百越族人们确实没有猜错，大禹在距百越族百里外的白魔山，硬是率众把它劈成了两半，令白魔山让出一道宽二十余丈的通道，把洪水这条孽龙牵入了大海！

百越族人得知这个消息，对这位治水神人敬慕不已！他们多么想见见这位伟大的擒龙英雄呵！

百越族的族长酋腾，决定派自己心爱的女儿——女娇，去请那位举世无双的神人！

女娇心里也早已慕仰着这位治水的的神人，她不顾姑娘家的羞涩，穿上画着鳄鱼、蛟龙和百鸟的彩丽的衣服，带着几个女随从，欣然去请她心目中久仰的英雄……。

大禹在女娇刚要出发那天，突然出现在百越族人们的面前。

多少双崇敬的目光，投向这位治水英雄：身材魁伟高大，方盘大脸，两条浓黑的卧蚕眉下，一双黑白分眼的长眼睛，显得特别精神，他的耳朵生得特别大，耳垂的肉，沉甸甸的直往下垂。那毛茸茸黑簇簇的短髯，延伸到整个长勾勾的下巴！他上穿溅满泥花的麻布衣衫，袖口卷过肘弯，露出棕熊般的健壮的肌肉。下穿一条大裤，裤脚也挽到大腿，但大腿却并不比常人生得粗，脚髁头明显地突出着，显得特别瘦，外面似乎只包着一张皮。一双大脚，蹬着一双麻草鞋。他微笑着，大步地朝向他欢呼的百越族人走来。他的后面跟着一批随从，大概由于赶不上他，一个个跑着走。

人们向他跳跃欢呼！但，不知怎的，女娇却没有向他欢呼，她只用她那双含情的眼睛，全神注视着，眼里还噙着泪花，致使大禹的形象在她眼里变得模糊了！当大禹走近她身边时，她却不知所措地后退了几步，背过身去，暗暗地擦去了眼泪，当她再转过身来，大禹已经风一样地过去了。

这时，族长酋腾喜匆匆地向大禹迎来，向他施礼。

酋腾才说：

“英雄呀，我正想派女儿来迎接您呢！”说着，酋腾侧目四看，在人群里搜索着自己的女儿。不见女娇的身影，酋腾急忙吩咐部下去寻，但哪儿也找不到她。

酋腾心里着急，歉意地对大禹说：“真对不起英雄！是您解救了我们，按理，应该让我女儿向您献酒，可她此刻不知跑到哪儿玩去了！真不懂事！”

大禹谦逊地笑着对酋腾说：

“族长，小姑娘正贪玩，您别怪她。”大禹还以为酋腾的女儿只有十二、三岁哩！

“不，都十七岁啦！”

“呵！尊令媛十七岁了！”大禹自言语地说着，想起前些日子他在白魔山治水时，看见一个山洞里钻出一只雪白的九尾狐狸。当地有个老人告诉他：这是一种吉祥的神兽，谁遇见它，必定会有吉祥的事降在他身上。大禹笑笑，似乎有点不相信。老人问他：娶妻子没有？大禹回答：整日为治水奔忙，顾不上虑及此事。老人又问大禹：“今年多大？”大禹回答：“二十九岁了。”那老人笑着唱道：“缓缓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宝，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接着，老人对大禹说：“这是我们这儿的民谣，意思是说，谁见到九尾的白狐，将来谁就能为天下之王；谁娶了涂山部族酋长的姑娘，谁就可使家道永远兴旺”。大禹听了虽不以为太然，但心里不觉有所牵动。刚才听酋腾族长说她女儿十七岁啦，心头不觉怦然一跳，暗忖，莫非那白魔山老人对我说的话果是真的？若是如此，酋腾族长的女儿，此刻为什么不来迎接我呢？是不是见我粗布沾泥的衣着不象样而讨厌呢？……

酋腾族长见大禹若有所思，不觉犯疑，以为自己对他迎接不周，便又歉意地说：“英雄，您来得正好。再过两天是五月初五，是我们百越族的狂欢图腾节，今年虽然我们遭到空前的洪水大灾难，但幸亏您用神手擒走孽龙，使我们百越族从此免受灾难。明天，我要让全族的人都围绕着您唱歌、舞蹈！来祝颂您，赞美您！让你的英名永远留在我们百越族人的心里！”

大禹听罢，拱手谦词道：“尊敬的族长，我无非受了舜爷之命，继我父业，治了一点洪水，有什么可值得挂齿的？既我赶上贵族的大节，我和我的随从当奉陪贵族人一起歌唱、舞蹈！”

大禹正彬彬有礼地向酋腾说着，忽儿，那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又见一群异地来的人马，挥动着藤鞭子，向百越族边挥

边喊：

“快滚开！舜爷的公子商均来了，叫你们的族长出来迎接。”

看着这情景，大禹不禁蹙着那两条浓黑粗长的眉毛，向那群凶蛮异地人射去两道愤怒而不平的目光。

酋腾见部族联盟的首领舜爷的公子突然光临，不得不向大禹暂时告辞，去迎接那位高贵的商均公子。酋腾后面跟着的一个象谋士的中年人，急急溜溜地小跑着上去，满脸横堆着笑纹，未等商均的马匹停住，就替他掸着身上的尘埃和马屁股上的泥巴……

二

五月初五，百越族图腾祭的夜晚，一弯新月，象开放在幽蓝夜空中的水仙瓣，嵌在碧空里。它象一个袅袅的少女，羞怯地揭去自己脸上的面纱，温柔而又恬静地向多日不见的百越族人微笑！

大禹的到来，舜的公子的突然光临，为百越族人五月初五的图腾节增添了无限的喜悦和光彩！人们在龙嘴舌那块大草坪上点燃了足有十丈高大的大篝火，作为整个百越族狂欢的中心点！

所有百越族人，不管男女老少，疯狂地蹦跳着，歌唱着。

商均的个子比大禹要矮半个头，此刻他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在酋腾的左侧，南瓜似的脸上说不出是胖还是肿，那两只圆溜溜的眼睛，一个劲地盯着那唱歌狂舞着的漂亮女人。他象一只饿狐觅着小鸡似的，在寻觅酋腾的女儿女娇。他早就听说女娇长得比巫山神女还美！可是，此刻她在哪儿，为什么不来

呢？他脸上不时飞出一种灰冷的愠云，让酋腾族长看！而坐在酋腾族长右边的大禹，此刻深深被百越族人这种欢腾的歌舞感染了、那熊熊的篝火的火光，欢腾着的人们，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图，使大禹内心充溢着一种幸福感。然而，在这种幸福感充溢之余，他内心也隐隐含着一种遗憾——酋腾的女儿为什么不来参加狂欢之夜的歌舞呢？难道那白魔山老人对他所说的那首民歌是假的？……

酋腾族长似乎从两位尊贵客人的脸上，看到因自己女儿不来参加歌舞流露出来的不同的遗憾，他不住地对商均和大禹道歉。

就在这时，女娇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大禹面前。只见她披着一件用熊皮制成的披风，然后脱了下来，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托给大禹，用百越族对尊贵客人的礼节，双手手心重叠深深地向他躬身，并说：

“英雄，实在对不起，让您等久了，因为我躲在香炉峰的一位猎人家里，给您连日连夜赶制了这件‘熊皮’，不知英雄穿着是否合体，”接着又含羞笑着：“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心意，请您一定收下。”

大禹惊愕了，那英俊的却又充满男性刚毅的脸上，一时竟飞上红云，他在这美丽的族长女儿面前，竟慌乱得不知所措！

商均见此情景，一下愣住了。心中的妒意象正在烧燃的篝火，无论如何抑制不住自己！然而，他既作为舜爷的儿子，又作为百越族尊贵的客人，又不能立即发作。他觉得脸上所有的血管里都充满着忿妒的血！象要炸崩似的，使他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族长兼父亲的酋腾，此时此刻也不知如何应付这种令人窘迫的场面。

还是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对大禹说：

“禹呀，既然酋腾族长的女儿特地为您赶制了这件象征百越族姑娘爱情的傌皮，而您也该成家的时候了，趁今天最热闹的狂欢节夜晚，您就快披上这件傌皮吧！要不，您就对不起人家了！”

大禹听了伯益的话，看着向自己深深行着大礼的美丽动人的女娇，觉得浑身奔腾着爱的情流，当下驱赶了刚才的僵窘。他兴奋地站起来，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女娇赠送给他的傌皮，然后，对伯益说：

“今天，我们也和百越族人痛痛快快一起歌舞吧！”说罢，他情绪奋扬地拉着女娇的手，旋入了跳舞的人群。人们不时向他俩投去敬慕的目光，一边舞蹈着，一边尽情地向女娇和大禹唱道：

寻求伴侣的狐狸呀，
九条尾巴充实而强壮。
谁见了九条尾巴的狐狸呀，
谁就可以当国王！
谁娶了涂山氏的姑娘呀，
谁的家道就兴旺，
在这天和人互相感应的时刻啊。
莫彷徨！

歌声是那么亢越激扬。善良的百越族的男女老少，都为女娇有了大禹而兴奋，也都为大禹有了女娇而祝贺！

商均听了这歌声，又见大禹和女娇被狂欢的人们淹没在欢歌的海洋里，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他愤怒地从草地上蹦弹起来，对他的随从一挥手恶狠狠地说：

“我们走吧！谁愿意看这白狐狸精的舞蹈！”

三

大禹和女娇一见钟情。

次日，大禹应女娇昨夜狂舞时之约，去卧龙山龙眼潭边，和他幽会。

龙眼潭在卧龙山峰的左侧，潭水满溢溢的，碧清碧清；那几条细细的龙须瀑布如雾如练地曲曲弯弯挂下来。在云隙间射出来的阳光的照耀下，晶晶地闪烁着一种特别诱人绮丽的光彩。

“禹大哥，你爱这里的景致吗？”女娇柔声地问。

禹憨厚地笑着：“很爱，只是这使我想到了——”说到这里，禹皱眉了，显得有些不安。

“想到什么？”女娇急地问：“我能帮你吗？”

“不，我想，明天我该走了。因为，我想着那南方还有许多部族的广大土地，受着洪水的侵害，我受舜爷的治洪使命，还没有完成。”大禹感激地说，“娇妹，我能得到你亲手给我缝制的徧皮，使我感到由衷的温暖。以后每当我披着它时，一定会时时想到你。”

女娇听说大禹明天就要走，心里很焦急，她的两条黛眉紧蹙了，脸上霎时布上忧愁的云，急着问：“难道你明天真的要走？”

“真的，娇妹，”大禹见女娇难受的脸，宽慰道，“可你别愁，等我把南方的洪水治好，再来和你见面。”

“不，禹哥，你再过两天走吧，我要跟我父亲说，让他马上答应跟你举行婚礼，然后，我和你一同走。”

“真的？！”大禹竟想不到女娇会这样挚情地爱着自己！

他眼里闪烁着喜悦和情爱交织的光，用粗大的双臂一下把女娇抱起来，重重地吻了她一下，便喜盈盈地问：“你什么时候跟你父亲说？”

“我这就去！”

“那么快？”

“宜快不宜迟！”女娇自信地说，“我父亲很敬重你，他也很喜欢我，我想他一定会立刻答应我的请求的。”

“那你快去吧！”大禹情恋恋，难舍地放开了女娇，看着她象一朵被风吹着的彩云，急速地向山下飘落而去……。

四

女娇跑到自家竹楼门口，见父亲神色冷峻地坐着，舜爷的儿子商均正在旁边嚼着一只什么干兽腿，边嚼边跟酋腾说着些什么。因为他只管自己吃和说，一时并没有发现女娇的到来。

“父亲，您出来一下，我有事跟您说。”女娇轻声而又急切地向酋腾呼唤着。

酋腾看到女娇急切的神色，似乎已知道她想说什么，那冷峻的脸上更加上一层霜，那对圆若铜铃的眼睛中闪着愠怒的光，叱道：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快进来！我正有事告诉你！”

女娇被父亲严厉的口气震慑了，她寒颤颤地低着头跨进竹楼，心里又急又怕，不知道父亲为何用这种目光和口气对待她。

“快向舜爷的公子请安，”父亲又命令道，“你都十七岁了，该懂事了。前两天我以为你跑到哪儿去了，原来躲起来替大禹做伲皮去了。”酋腾说到这里，端起一只陶碗，牛饮了一

口，接着说，“傥皮能是随便做的？！这是自己婚姻最珍贵的礼品！只有在举行婚礼时，才能把这傥皮献给自己的新郎！你难道连这一点规矩都不知道？！再说，你昨夜只伴大禹跳舞，有意冷落商均公子，你这样怠慢他，叫我怎么对得起舜爷！”

女娇被父亲这么一训斥，反倒去掉了些心中的寒怯，便壮着胆子说，“父亲，我正为这事想跟您商量。”

“嘻嘻！女娇，你是百越族最美丽而尊贵的姑娘，你的一举一动可要堪为百越族所有姑娘的楷模呀！”商均突然停啃了那只兽腿，咧开那张特别宽大的嘴，笑嘻嘻地对女娇说，“不过，你昨夜对我很冷落，我倒并没有生你的气！嘻嘻！”

“商均公子说得极是。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举止，极不能轻妄！”酋腾愠气未消半点，重重地对女儿说。

“父亲，大禹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呀！他不但救了我们整个百越族，也正在救天下所有受洪兽侵害的苦难人，我尊敬他，钦慕他。”女娇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为此，我请求父亲作主……”

“作主？作什么主？”酋腾听女儿这一说，“腾”地从竹椅上弹了起来，“你说，你让我作什么主？！”

“请求你为我和大禹立即举行婚礼！父亲，你刚才不是说，我们百越族姑娘，当她把傥皮献给了一个男子的时候，这男人便是自己的新郎！”霎时，女娇心里被一种对大禹深厚的爱，凝结成一股似乎任何威力所不能慑服的力量，“父亲，我深深敬爱大禹高尚的忘我的品德，刚才我已经向他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请父亲答应我嫁给他吧！他对我说，他明天向您辞行，去南方治水！”

“……？！”酋腾被女儿这番毫不含糊的陈述所惊动！他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她才好。酋腾也十分敬重大禹，没有他奋

力治水，也许今天百越族还沉浸在一片汪洋洪水中。

然而，他对女儿这种轻易的以身相许极为反感！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破这个例，由自己挑选自己的情人，他更不能让女儿怠慢商均。要是商均把此事告诉了舜爷，舜爷会怎样看待自己呢？

他极不能同意这门亲事！至少在商均在的时候。他正想对女儿说些什么时，商均却拉长了脸，冷冷地象对女娇又似对酋腾说：

“我刚才已经说了，族长的女儿举止，应该为整族女人的楷模。要是个族长纵容自己的女儿有违族规的话，那就枉为族长了。”接着，是一串“嘿嘿”的冷笑。

酋腾听了商均的话，犹如背受芒刺！他象一头被中了一箭的怒狮，对女儿吼道：

“我不能答应你这样做！要不，你给我滚！滚出我的百越族”！

女娇听了父亲这样绝情的话，一时觉得父亲的形象真象变成一只老虎那样凶恶，她紧紧地咬了一下嘴唇，蓦地转过身去，跑出竹楼！

女娇这一反抗的举动。使酋腾为之惶然！他不知道怎样收拾眼前自己制造的僵局。

商均虽有幸灾乐祸之意，但更多的是象从自己怀里失去了一个美女的惆怅！他一时竟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时，防风氏进来了，他低躬着身，说有一事要禀告族长。

酋腾正在一筹莫展，进退维谷之际，见平时善计善言的防风氏进来，便忙问有什么相告。

防风氏先请酋腾息怒，然后，将他要告诉酋腾的事一五一

经地说了一遍，然后，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防风氏这一说，那苻腾一下转惶为安，那商均公子笑着，连声称赞防风氏：

“我早就听说你是百越族最有能耐的大臣，如今我亲自领略到了，我要对我父亲说，让他发命嘉奖你！”

防风氏正是想讨商均这句话，可他嘴里却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不敢，不敢。卑人只是为了维护族长的威望，使百越族的人不敢越规，才这样向族长进言的啊。嘿嘿嘿！”

五

这天傍晚，大禹被苻腾热情地请进大竹楼饮酒。

商均没有作陪，他故意回避了。苻腾也故意没有邀请随同大禹来的伯益。同时，让防风氏在竹楼外站哨，不让其他任何人进大竹楼来。其中也包括酋长的女儿女娇。

苻腾十分尊敬地给大禹斟满了三大陶碗酒，大禹也开怀畅饮。然而，他也暗暗纳闷，为什么苻腾没有邀请协助自己治水的伯益作陪呢？大禹隐隐感到自己可能由于和女娇的幽会，苻腾有话和他私下密谈。

大禹没有猜错，当苻腾亲自给大禹斟过三陶碗酒后，客气而尊重地对大禹说：

“您是我们百越族人心中最为尊敬的英雄，您明日将离开我族，奔赴南方治水。按理，该为您举行盛大的欢送筵席。只是由于洪水浩劫，洗贫我族，不能厚待您了。待日后我族稼禾丰登，定补厚情！”

大禹忙谢道：

“族长今日亲自款待，使我已经感恩不尽。至于治水之事，乃是我的肩上使命，有不当之处，还望族长多多提示。”

“您已把我生息之地的洪水治好，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哪还有什么不当——嗯，如果真有一点点不当的话……，”说到这里酋腾看了看大禹的神情，缩了话，没有说下去。

大禹见酋腾把话缩住了，忙问：

“我有什么不当，请族长直言指出，我决不会介意的。”

“既然大禹宽容，恕我直言了。”酋腾终于点到了正题。

“我女儿对英雄敬慕非常，一见您，就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傊皮赠给了您。可按照我们百越族的族规，一个未婚的姑娘，只有在举行婚礼时，才能把傊皮送给他的意中人。”

大禹听了，微微皱了皱眉，但瞬即展开了，他听酋腾继续说下去。

“请英雄休见怪。说实话，能把我的女儿嫁给象您这样天下的治水英雄，乃是我酋腾的无上荣光。只是，我查了家世，发现您的远祖和我酋腾家族是同族，我的祖先原也居在您的家乡（今河南嵩县）并同以龙为图腾。我家后来南迁，（今天的安徽怀远），最后移居到这里与百越族杂居，互通婚姻，并和这里的图腾蛟，合二为一，称为蛟龙。”

“啊！原来这样！”大禹被酋腾的客气而庄重的叙述而震动了。因为当时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禁例，是同性的氏族之间绝对不允许通婚的。谁违反了这条禁例，谁就要受到舜爷最严厉的制裁。他立刻想到了对女娇的爱恋，也立刻感到这种爱恋只能爱恋到此了。大禹内心感到万矢穿心的隐痛，使他几乎昏倒在地。但他猛觉得自己是这里的客人，绝不能在族长面前这样失态。他强忍着隐痛，悲切地说：

“对令媛之慕，禹感到无限荣幸。既然如此，禹遵嘱就